



难得闲情听雨声

夜幕降临,淅淅沥沥的春雨下个不停。

今夜,我好想静听一场春雨——已是许久没有这种雅兴了。春夜听雨,心境出奇地好,浮躁也没了,心中通通畅畅,清清爽爽,独自受用这无边的雨意吧。

淅淅沥沥的春雨,它没有夏雨的热情狂放,没有秋雨的离愁别绪,没有冬雨的冷酷刺骨。春雨,更像是一位豆蔻年华的美丽少女。

要是窗外有一株阔叶的芭蕉,那多好!屋檐下幸有一处供停车的雨棚,雨打雨棚比雨打芭蕉更清脆、更响亮。一忽儿“沙沙沙”,一忽儿“叮叮叮”,一忽儿“咚咚咚”,特别富有节奏感,既像一种动听的音乐之声,又像一支圆润的舞曲。

其实,一个人能坐下来静静地听一回雨,心中一定有了某种牵念和感喟,尽管有时是淡淡的,连自己也不轻易察觉。雨丝最能扯动昔日的情思,雨声也最易叩响感情的门环。

说起听雨,古人留下了许

多诗句。苏轼有“披榛觅路冲泥入,洗足关门听雨眠”;陆游有“小楼一夜听春雨,深巷明朝卖杏花”;韦庄有“春水碧于天,画船听雨眠”;朱庆馀有“听雨宿吴寺,过江逢越人”。

而更令人动容的,是那些在雨声中寄托深情的诗句:苏东坡的“寒灯相对记畴昔,夜雨何时听萧瑟”,是在怀念他的弟弟;黄庭坚的“桃李春风一杯酒,江湖夜雨十年灯”,是在怀念阔别的友朋;杜甫的“夜雨剪春韭,新炊间黄粱”,则是欣慰故人重逢而写。

听雨,就是听心灵与自然的对话。听雨,可养心境,品意境。隔窗听雨,可品“大珠小珠落玉盘”;凭栏望雨,可看“雨打水面万点金”,得到的是一种自然的回归和心灵的放飞。

假如你是个欣赏静趣的人,那么夜中听雨是一件绝妙的韵事。

今夜春雨敲窗。轻轻地,柔柔地,悄悄地。我知雨慰我心,便也心静如水了。

李盛仙

春游莫干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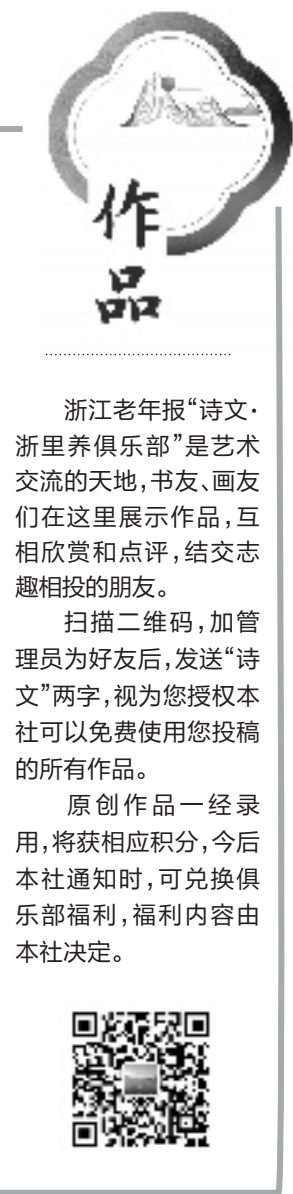
江南胜景莫干山,
春暮登临意自恬。
竹径通幽消岁月,
石桥听瀑悦心颜。
花红点点鹃啼血,
草绿重重雾掩鬟。
游罢归来兴未尽,
梦中犹觉水潺潺。

沈学敏

芍药

花港南隅绽绮葩,
迟来犹自占春华。
翠擎红蕾参差立,
繁叶碧叠疏密斜。
瓣卷丹砂凝火炬,
丝垂粉穗曳烟纱。
牡丹谢尽群芳落,
独趁东风茁嫩芽。

笠靖



浙江老年报“诗文·浙里养俱乐部”是艺术交流的天地,书友、画友们在这里展示作品,互相欣赏和点评,结交志趣相投的朋友。

扫描二维码,加管理员为好友后,发送“诗文”两字,视为您授权本社可以免费使用您投稿的所有作品。

原创作品一经录用,将获相应积分,今后本社通知时,可兑换俱乐部福利,福利内容由本社决定。



别春

花褪残红恰别春,
轻烟淡霭净无尘。
千枝叠翠桑榆地,
一径飘香风月人。
世事浮沉循岁序,
生涯冷暖守天真。
晨携晓露行溪岸,
暮伴斜阳立水滨。

许超英

西湖泛舟

一叶轻舟碧水裁,
湖光天色共漪开。
桥头荷动添香韵,
塔顶云绸涌镜台。
柳岸莺啼催夏访,
烟堤蝶舞绕花徊。
心随缓棹临奇境,
且把深情寄玉杯。

王蔚

杂屋里的架橱

闲暇时刻,回老家小住。看到很多颇具年代感的老物件——木箱、老式床、老式衣橱,但最吸引我的,还是放在杂屋里的那个架橱。

架橱在以前的农村,可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家什。在过去的时光里,农人使用的都是简单的生活用具,家家户户的厨房里少不了架橱。那时的架橱,有竹子做的,更多的是用木材制。

我家的架橱,全身用红漆涂过,分为四层。上面两层是用来摆放菜肴以及一些新鲜的菜品、肉蛋类,中间用一块薄薄的木板隔开;下面还有两层,第三层是用来放碗的,最后一层用来堆放杂物。

父亲说,这个架橱是他与母亲结婚后,叫木匠做的,至今已四十多年了。架橱的做工很精细,第一、第二层之间有两扇门,门上雕刻着各种花鸟图案。虽有些年头了,但看上去图案还是形象生动。

小时候我们住在老房子里。老房子是父母成家时造的,两间泥墙房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也算好的。老房子座落于一处老台门,叫“老屋台门”。我们村子较大,纵横交错的巷子很多。巷子有大有小、有长有短,大部分是土路,也有用鹅卵石铺成的。若有陌生人闯入村子里,绕来绕去的肯定会迷路。据说老台门最多时住着十几户人家,非常热闹。

我家的泥墙房被父亲特意隔成了三间:一间是卧室,一间是客厅,还有一间就是厨房。厨房间很小,只有十几平方米:一个土灶,一张木桌,旁边再放一个架橱。

母亲虽没什么文化,但持家是把好手。一日三餐,她把刚做好的或吃不完的菜总是很整齐地放在架橱里,然后用空碗把菜盖好,再把架橱门关得紧紧实实的,生怕蟑螂、蚊蝇钻进架橱里。那时,每当放学回家,我第一件事就是爬上架橱,看看里面有什么好吃的。

后来家里造了新房,厨房里逐渐添置了现代的厨具、餐具等,再后来家里又添了冰箱,再也用不着架橱了。架橱成了老物件,只是一种摆设。但看见架橱,就会想起很多往事。这也许就是念旧吧。

叶远钦